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

唐 德都二京 雷氏曰 德順憲穆景

信昭哀濼 二百九 唐主

寅 高祖神堯皇帝 武德 字 武昭 王 李 暹 之 後 李 弘 先

農大守重耳金門 將 熙 李 天 錫 周 八 柱 虎 西 魏 賜 姓

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有功皆為柱

國號公柱也虎卒周追其功封唐國公生 暉 長

封唐公高祖父也仕為安州總管生高祖於長

安紫氣充庭 有 三 乳 性 寬 仁 厚 又 襲 唐 公 事 祖 恭

帝進封唐王 既 太 宗 世 民 知 隋 必 已 謀 幸 大 事 祖

寅

後之秋七月奉義兵冬十一月長安改國號唐 明 年 夏 五

月恭遜位于高祖 即位於長安 克 京 城 明 年 夏 五

年壽七十 業 崩 葬 獻 陵 內 禪 太 宗 太 宗 佛 心 天 子

也 創 基 定 業 廓 清 方 維 傳 世 二 十 二 凡 二 百 九 十

二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吾教感衰常與帝道相望由是內外護聖賢之多典章之備亦無出此朝故於唐頗稱全書幸名教君子與夫吾禹後之末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東西直排皆面陽明始祖居中三昭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定租稅法

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太子六年苦行求

論道

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大道茲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靈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闢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云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曰在已為德及物為道豈有頂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



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悅曰三人者皆勅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乙酉

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傳奕自代奕在隋為黃冠

甚不得志既承華政得志朝廷及為令有道士傅仁

均者頗閑曆學奕舉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請

除罷釋教事十有一条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

三途謬彰六道恐誅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

傳奕疏
請滅釋

者稀不究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其為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來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國之人髡髮出家洎苻石亂華乃弭厥禁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齊宣尤足為戒昔褒姒

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化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北齊章仇子他献言僧尼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為諸僧及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讒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丙戌

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羅釋氏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羣臣雜

蕭相延
斥傳奕

議大臣皆言佛法與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於空乘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

也已上見
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祖因從宦寓襄陽後住長安齊

李師政
內德論

四

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徑籍大略申明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陽遠塗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

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丘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動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敷悅羅什道安之舊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弥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弥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華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禳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

後錄

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
夷群惡並四部之梯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
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
所學異論逢蠱劫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
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
通理博考興三足證浮偽何則三秦者胡亥時無佛
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
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虞盛衰由布
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
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善

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而作騏驎雖駭
不乘無以致逐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
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遠之
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
謂正覺為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
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興謗反功德以為尤
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
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商所惑積稔於茲
信隨聞起疑回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
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

論之未究者令探賸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
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
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
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
下析淫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乏其材屬詞鄙陋援
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宜聖德庶同病於未愈者聞淺
僻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食
儻救餒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桮顧瞻菲薄良
乏陋矣內德論辨惑篇第一其略曰有辨聰書生謂

忠正君子曰益明釋迦生於天竺二脩多出自西胡名
號無儔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若非
中夏之師孺逮攝摩勝之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
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京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
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居既營之于塲塏又
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臣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
在何遵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
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以從編戶
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

關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
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余
昔葺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
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
過而責躬則臨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
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日之
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傳君之惑
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
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
彈釘

出自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彈生於此狄侍漢式

齧齧
齧齧

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
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
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
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
弘乎其覩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
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
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
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
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

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
尚於此而為珎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
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
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
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
親疎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
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脩多不足
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
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徑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况
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

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
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
檀子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
未珎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
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
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飯粱肉少為布衣老遇侯
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
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與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釋老之為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夫

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曰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刑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

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
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
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
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
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
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
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
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
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
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

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
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
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
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
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
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
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
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過患而豫防
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而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
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

舟而利濟藉信翮以翱翔宜轉斛而為福何罔念而
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反二
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
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而
逐已之順子皆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
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
以州縣限之以閩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
絀令三五兇險一二闡提既無緣於烏合亦何憂於
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三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
帶甲之用何乃混計僧反之數當同梟鏡之黨架屋

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
衿有罪非閔及父之失皂服為非豈是釋尊之袂僧
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
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
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惟善何因怒惡而反善
斜人而棄法若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桀蹠
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
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焉信于妙法不
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穉稗以殖嘉苗肅奸危以清大
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傳云道人土梟皆是貪達之

與而
與尹

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
道離貪嗔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僖子與言未
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
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顛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
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心乎
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
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衆姪不祥之惡鳥謂道
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正頓如
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須
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

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
徒全膚而非義論義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
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碩膚髮割股納肝傷則
甚矣別須落髮損乃徵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知
各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然民尚焚軀以
析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况夫上為君父深求
相利須髮之毀何足碩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
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
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
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

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溼而生是以便事溼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溼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

溼瓦

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災三代之巨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

泛解

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拜泛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尚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厄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讎乎。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

獵
使
獵
使

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命於臯陶。獵狝孔熾。蕩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遠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

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摠足以蕩迷而祛疾雖
後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者傳
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而太
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為千載道德盛明之主
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
凡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皆壯面稱師
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
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為名卿才
大夫徒以十史占候下技位兒既卑無以自逞乃

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竊聲譽及太宗登位天
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
舜之運三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
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
內德論熟覽之蓋天下精識謹論也其通命一篇
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為
警絕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與內
難而又邊境屢優軍國務殷傳奕妄生毀佛乞行廢
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

五

汰道
釋詁

黃門內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弃等譽道毀佛
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五月辛
巳詔曰

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宣
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教
檢括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
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有猥
殘之侶規自尊高游墮之民苟辟徭役妄為剝落託
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閭里周旋闕
闕驅策玄里聚積貨財耕織為生沽販為業事同偏

坊
九以

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
行劫掠身自穿窬造作奸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
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妙法譬夫稂莠有穢嘉苗類
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拙心之所
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間曠之地唯趨
誼雜之方繕綵崎嶇甍宇殊錯拓舛隱隱誘納奸邪
或有接延郵邸隣近層沾塵埃滿室腥羶盈路徒長
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寬冲虛養
志無為違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
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

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
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
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
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棗梓所
司明為條式務依教法遠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
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
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為皇太
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
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即位于東宮
是為太宗

丁亥

太宗文皇帝世民改貞觀

高祖次子厥性仁資輕財重義隋末起義兵高祖謂

六

之曰破家忘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成齊王元告
室皆太宗之功也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告
死八月受禪即位制禮作樂選賢任能與公卿大
臣論議政事吞理以整年穀之凶其歡德如此用
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諸賢為相
府遂敬德刘文靖為將在位二十三年

七

帝對羣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

大亂之治譬飢人之易食帝曰古不云乎善人為邦

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為聖哲之論聖哲之

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

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

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

通車十一卷
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曰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既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彛不能對然腹以為不可帝雅以徵對為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謂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誅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纖人模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答自是

帝終身不齒傳奕

終身不齒

巳丑 ○放宮女三千

仰吞 吞蝗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所貴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不為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見戎致茲明罰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下向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

建寺
以厲
陣亡

疾懷無忌興寢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
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灾火於青蓮清楚所聞易
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
修院宇具於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仍命虞世南
李伯樂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
碑銘以紀功業已上見
舊史

唐

○禁答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于
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賞糧取給於路米斗三

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
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曰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即以御
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辛卯

詔僧尼拜父母

壬辰

○縱死囚四百還家

癸巳

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生

九

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

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叅訂焉以三

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

昌高昌王翹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罽賓從僧伽
論師决俱舍目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
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藉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
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
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
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
翹闍國從毗邪摩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
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琬伽河彼俗以
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
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為聖人

俗執
笑呼我
以祀天

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奘開瑜伽師地即
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
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
一百有六道德為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
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
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震
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
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
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
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

十

乙未

其國後正法歲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云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傷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沙門由琬而始

十一

勅葬沙門自琬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惠之海膏澤群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曰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

勅度僧建寺

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回減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開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恠或謬稱醫巫左道求利或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曹囑致賕賄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參以金科明為條制

丙申 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
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憚驕虛雖傾財事之無損於
憚勸 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為君明為

十三

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
志故士衡回對以箴之

丁酉

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
存回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
風各致然大道之興肇于太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
有形之外况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
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
後先釋道

實法師
奏道居
釋上表

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沙門各陳極諫
有司不納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賢僧也丰度雋穎
內外兼明携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闕口其畧曰僧某
等言年迫乘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
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
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繫
出自柱下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
今道士在僧后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
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
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寺不遵

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
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謗行章醮從漢
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即是立道
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
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
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
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年三十有
八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
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
莫不歎惜

戊戌

十四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與
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倫準
的吾有少失必犯顏而諍之今其云石渠東觀之
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
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
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異其神
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謹言有如平生曰下詔曰
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為辭宗夙
夜盡心志存忠益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日夜夢條
視斯人兼進謹言有若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



悼宜盜冥福申朕思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出舊唐史本紀

詔三季論議

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蔡子晃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今淨曰如來入定放光現瑞假遠開近為破二之鴻基督一真之由致此其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故曰序品第一晃難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宜稱一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不省名義安能難人晃忙亂曲為之詞淨乘勝剴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為



巳亥

方七春世去詔琳法師

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遠碩茂生壑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諸法師惠琳著論訕毀皇宗有自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謹制旨曰據尔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餒七日尔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常琮問琳所以念朕

庚子

之狀對曰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救
 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
 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蓋弘宣釋氏之
 法以助皇化冀民懼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
 而敢訕謗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若
 唯讒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旨免刑流于
 益州法師著辨正論八卷為諸死于蜀百年開未幾秦世英被誅矣

○定嫂妯娌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
 長安萬年人以陳末定二年生少為隋文帝所重給

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聾
 者順召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悟即
 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即
 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
 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隕然初不以介意尤邃
 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道迎善氣妃主
 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
 儼尊者傳其教

傳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與
 傳仁均薛蹟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蹟昔欠仁均錢五

感報

千未償後夢仁均索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溼人又問溼人者誰曰傅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傅奕毀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溼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為溼犁中人也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竇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則從此遁矣及晉王踐祚姊為后聞其言名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

蕭相
國傳

郎以直言事頗為煬帝憎隋亂瑀出為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曰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為蕭郎瑀家世貴胄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為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貴善屬文通儒柳顧輩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辛丑

通鑑十一卷

十七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
 賜坐諭以勅寺為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
 左右皆哽咽遂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
 薩戒弟子令回向罷頌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
 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
 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
 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
 老子以別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
 未嘗勅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
 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

世

壬寅

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
 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
 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令眾僧寬展
 行道

十六年三歲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
 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
 試為我言其為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
 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
 也奘目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歎曰此論一出
 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

四

癸卯

瑞石

記國
禎祥

經而還

○番功臣於凌烟閣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
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
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汪譚
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
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
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為善原州奏于朝字初若不
甚顯及群公擬定遂粲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
南郊詔遣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

諱祚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興盱食無忘於政道德齊
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徵符文字粲然曆數惟
求既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
降貞符具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
冥薄彌增寅懼敢曰大禮重薦玉帛上謝冥靈之貺
以伸祗慄之誠

乙巳

四

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齋經像歸于京師留守
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王辰奘如東都二月
已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
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輟

委去聲

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
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愧但念山
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
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
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
聖威震慈領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
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歛衽而敬之况玄奘圓頂方
足親承化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
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
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蹤並博望之所

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
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
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
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苻堅稱道安為神器舉
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
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
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
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
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帝曰匆匆言不盡
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

梵本經
論凡六
百五十
七部

手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
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
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
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
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曰奏西域所獲
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為國
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勅宏福寺極為虛靜可就
彼翻譯所須並與玄奘平章奘曰進曰百姓無知見
奘遠歸安有窺者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
得監門官以防覺隙帝悅曰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

廿四

為處今及嚴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
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
八卷請帝為聖教序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
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關
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
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為序非已所聞奘重表請
曰伏奉墨敕猥垂獎諭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
業空踈謬叅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
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

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志有銓
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苞繫表調逸咸
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
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
息相顧失圖裝聞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
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龍龕金玉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干祈伏乞雷雨曲
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縣然則鸞
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揚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趨塵累而已制
許之

丁未

○作翠微宮於終南山

廿五

是歲帝得秘讖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
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
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
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今既在宮
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
終易姓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

少壯嚴毒况又立讎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庚申

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涼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悔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焯灼伏聞臺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名銜荷而來不覺為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絕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曰昔三五帝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

帝勳獎師罪首為政

周馥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君且尔况朕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緇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威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尔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相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成得其緒况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陛下不荒不矜不艱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

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
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
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古
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
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
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
彫題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顙
屈膝獻琛貢寶克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
三也儉稅為惠其來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
遂使渭河為被髮之野鄠鄠為鳴鏑之場中國陵屋

匈奴得逞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
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
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幹海燕然之域盡
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克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
已來賢輔多矣何曰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
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
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
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逾蓋之堅
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
以之巨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

七

笑陳詞
覆身
行道

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
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徧
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
寄功十亂切為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
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
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
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既
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
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
曰不如此玆裘豈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

十七明
義標目

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曰問比
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義對曰此弥
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奘曰六識
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
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
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為
十七及標舉綱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
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謂
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
頃既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而後知宗源杳曠碩儒

道九流猶汀滢之方溟渤耳曰敕有司揀秘書手寫
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率
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
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
輝光昱日澤霑遐果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
致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
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
奄摩之始說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皆陛下聖德
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况天

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浪妙法臣等億劫
忻逢不昧慶幸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陪位
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
對群臣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
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
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
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
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
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冲虛乘幽控

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
下大則弥於宇宙細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萬劫
而不古者隱者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
知其際法流湛寂揖之莫測其原因固知蠢蠢凡愚區
區庸鄙投其自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
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
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
遵及乎晦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
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舍類
於三塗遺訓遐宣真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

能一其旨歸由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
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泐時而隆替有玄英
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
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
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
六塵而迥出負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以陵
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闢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
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
危遠邁伏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
外迷天萬里山川激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

負
政

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
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浪風鹿苑鷲峯瞻
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
窮奧義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歲三篋之文
波騰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歲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
雨於東垂聖教闢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回
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
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

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
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與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於是御筆
親書綴于新徑之首法師奉表謝曰六文探蹟局於
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義冊觀奧
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陛下玉毫
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利
伐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孤精舍盡入提封
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回振錫耶謁嶠山經途

英法
謝表

萬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搜揚
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
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奘識乖
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馮瓶之敏所譯
徑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迺象繫之表
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踴躍惟喜如聞
授記無任感荷之極手勅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
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末書謬承褒讚循躬省
慮弥益厚顏善不且稱虛勞致謝

太子撰
菩薩藏
經後序

時皇太子觀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復

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

薩藏經後序其辭曰蓋聞羲皇至蹟精粹止於龜文

軒后幽通雅奧窮於鳥策考冊書而索隱殊昧實際

之源徵錄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

振董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

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

御於微號匪文思之所窺極般若小論言豈象繫之所擬

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

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入提

漸將
塵

通車一
封而作鎮尼蓮德水邇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
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
不闡所以大權御極道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
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議較羨前王馬可同年
而語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漠
皇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
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洎
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教明德被金剛之
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畢葦清室現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

羽
隰

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徧霑翹走出豈非皈依之勝業
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
佛脩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
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斷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
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熱拔而須胡跨
懸渡而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
真出自玉關長驅奈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
歸而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
妙法之寶奉述天台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
帝自是情信日篤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

賜裝
百金
磨衲

之深無時暫閒凡衣服卧具類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裝百金磨衲并寶剃刀裝奉表謝略曰
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
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帶自伐遼而還氣力
不逮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
復回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裝對曰衆生寢惑
非惠莫啓惠芽抽植法為之資弘法須人即度僧為
策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今崩四海塗炭八埏
鼎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犯風霜宿于馬上頃

加藥餌猶未痊除比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

致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時天下寺三

度僧凡一萬
七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南剏弘

法院留裝居禁中書則陪御談論夜今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剏大慈恩寺成詔選京

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

辰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劔數百

具奉安新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

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入寺帝御

卅
卅

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駕每談叙
羽奧帝必攘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法之
意夏五月不豫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
卧内囑曰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
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必須盡誠
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涕帝復執太子手曰
無忌遂良在國家事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
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

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
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
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
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
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
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
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
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
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
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

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為好惡所欺
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黃雖筆高語竒傑
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
類中材庸主所為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
為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
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款閔而脩職直
獨高麗莫離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
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為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
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

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配高宗伐鬼方
三年而後克大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
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
為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與以太宗威德大
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
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
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
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為
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為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舍
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曰

循尸祿而暗於取舍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為人
故不得不尔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蕪棄
太宗之道德是不為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
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
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
况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
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昔夢為勇士數
輩擗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勳烈如
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
之而業已進書頌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

寢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

四

卷之四

四

